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过程与实在

宇宙论研究 (修订版)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Revised Edition)

[英] 怀特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 著
杨富斌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学术



过程与实在

宇宙论研究

(修订版)

[英] 怀特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 著
杨富斌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过程与实在：宇宙论研究/(英) 怀特海 (Whitehead, A. N.) 著；杨富斌译. —修订本.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ISBN 978-7-300-16839-5

I. ①过… II. ①怀…②杨… III. ①过程哲学-研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4039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过程与实在 (修订版)

——宇宙论研究

[英] 怀特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著

杨富斌 译

Guocheng yu Shiza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43.5 插页 2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03 000	定 价	99.9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Revised Edition)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译介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七张面孔的思想家”

（代译序）

一、怀特海其人

本书是英籍美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过程哲学的代表作。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可谓是个兴趣广泛、思想独特，且在多种学科中颇有建树的大师级人物。这突出地表现在，他把数学家的严密与哲学家的智慧天才地融为一体，同时又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理论物理学方面造诣颇深，有资格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做出评论，甚至提出不同的见解，从而集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半个科学家、科学史家、教育家和社会学家于一身，这在 19 世纪后半期至 20 世纪中叶的现代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中是极为少见的。因此，日本怀特海研究专家田中裕教授称之为“七张面孔的思想家”——数理逻辑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柏拉图主义者、形而上学家、过程神学的创造



人、深邃的生态学家和教育家立场的文明批评家^①，应当说，这个评价并不为过。

从今天的眼光看，怀特海一生尽管写了许多著作，然而毫不夸张地说，《过程与实在》是其一生哲学思想精华之集大成，是其名副其实的代表作。用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美国加州克莱蒙研究生大学过程研究中心（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创办主任小约翰·科布（John Cobb, Jr.）教授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概念提出者大卫·格里芬（David Griffin）教授的话说，这部著作是“最近两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也是“历来最为复杂并最富创见的哲学论著之一”^②。

1861年2月15日，怀特海出生于英格兰的一个田园城市——肯特郡萨尼特岛上的兰姆斯格特镇。他的家族是一个教育世家，其祖父、父亲、叔伯和弟兄们都在从事教育、宗教和其他地方行政管理工作，在当地很有威望。1815年他的祖父托马斯·怀特海（Thomas Whitehead）在21岁时便担任当地一所私立学校校长。1852年，其父亲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也在他25岁的青春年华接任他祖父的职务。大约1860年，在怀特海出生前夕，其父亲被委任为英国圣公会教会的牧师，成为当地神职人员中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在这样一个家庭氛围中长大，对怀特海毕生热衷于文化教育事业和关心人类精神生活具有深远影响。而且，通过观察他的祖父、父亲、泰特大主教和当地其他有影响的人物，他无意识地看到了英格兰的历史，加之当地那些怀有强烈对立情绪和亲密情感的绅士们的治理，这样一幅社会图景是怀特海从小对历史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之一。他在这方面受到的另一个影响，是来自于遍布这个地区的美丽的古代文化遗迹。宏伟的坎特伯雷大教堂使怀特海从小就梦怀

① 田中裕：《怀特海有机哲学》，包国光译，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② 小约翰·科布、大卫·格里芬：《过程神学》，曲跃厚译，17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萦绕，萨尼特岛内或岛外不远的地方，英国历史留下了各种遗迹，包括罗马人修建的里奇伯勒城堡（Richborough Castle）那高大的城垣，还有撒克逊人和圣奥古斯丁登陆的埃贝斯弗利特（Ebbes Fleet）海岸，还有不远处敏斯特村的精美修道院大教堂，依然保留着罗马人石造工程的某种特色。圣奥古斯丁就是在这里作了他的第一次布道。

怀特海从 10 岁开始学习拉丁文，12 岁开始学习希腊文，同时又十分热爱学习数学和历史等各种相关知识。他喜欢博览群书，善于和同学讨论问题。1875 年，15 岁的怀特海被父母送到当地一所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著名中学——英格兰南端多塞特郡舍伯恩中学（该校建于公元 741 年）——读书。这里历史文物更加丰富。据说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 849—899）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学校占据着隐修院的建筑，校园以现存最宏伟的那些大修道院中的一座为界，院中有撒克逊亲王们的陵墓。在这所学校里，怀特海可以使用修道院院长的书房，在那里他阅读了大量他所喜爱的书籍。怀特海和他的同学们在寺院钟声回荡的环境中学习，还有这所中学特有的鼓励学生进行学术讨论的风气，这一切都深深地影响了怀特海的一生。少年时期的这些经历对怀特海以后的学术研究具有深远影响，他的兴趣之广泛和历史知识之渊博，就连博学的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罗素都感到十分吃惊。怀特海自己在《自述生平》中写道，他从小经历的这些环境表明，“历史传统是如何通过自然环境的直接体验代代相传继承下来的”^①。

1880 年，19 岁的怀特海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专攻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他自己认为，在社交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的训练方面，他得益于剑桥大学，特别是三一学院。他评论说，剑桥大学的正规教学由那些具有一流素质而又风趣的教师们承担，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怀特海除了正常听课、听讲座等正规

① 怀特海：《教育的目的》，徐汝舟译，160 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



学习活动以外，还特别喜欢与朋友、同学或老师不断进行交谈和讨论。这种交谈，据他自己讲，一般从傍晚六点或七点钟正餐时开始，一直持续到大约晚上十点钟。在这种交谈之后，他通常还要再钻研两三个小时的数学。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朋友圈子并不以学习科目相同来划分，他们讨论的题目也是各式各样的，包括政治、宗教、哲学、文学，特别是对文学有一种偏爱。这使他阅读了大量各种各样的书籍和报纸杂志。到 1885 年他获得研究生奖学金时，已经能够背诵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部分章节了。但是有意思的是，他很少阅读黑格尔的著作。怀特海说，他曾经试着开始读黑格尔有关数学的一些评论，但读后发现黑格尔的那些见解毫不足取。后来，他又认为自己的这些想法可能有点儿愚蠢可笑。怀特海把当时剑桥大学的这些自由交谈学习法称为“柏拉图式的对话”，把剑桥大学的教学方式称为“仿效柏拉图式的方法”。

1885 年秋天，怀特海不仅获得了三一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而且还有幸应聘到一个教职。1890 年 12 月，他和年轻漂亮且有智慧的女子伊夫琳·韦德（Evelyn Willoughby Wade）结婚。据他自己说，他妻子对他的世界观影响很大，所以他必须提到，这种影响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他一直生活在英国职业阶层生活的那种狭隘的英国式教育之中。职业阶层影响着高居他们之上的贵族，也引导着地位比他们卑微的大众，这一社会等级的盛行是 19 世纪英国取得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之一。这是几乎未能载入英国历史的国民生活倒退的一个因素。而他妻子伊夫琳的背景与他则完全不同，伊夫琳具有军事和外交方面的经历，而且生活丰富多彩。这使怀特海逐步明白：“道德的和美学的意义上的美，是生存的目的；善良、爱和艺术上的满足是实现它的形式。逻辑和科学揭示相关的模式，也可以避免不相关的事物。”“这种世界观或多或少把通常哲学上强调的重点转向过去。它关注那种辉煌的艺术和文学的时代，认为艺术和文学最好地表现了生活的完美价值。人类成就的高峰不等待体系学说的出现，尽管体制在文明的兴起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使一种稳定的社会体

制逐渐成长发展起来。”^①

专攻数学的怀特海，平生发表的第一部重要学术著作是数学方面的，书名叫《一般代数论》（1898年），因此他于1903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约30年后（1931年），他由于从1918年开始哲学研究而取得的成绩当选为英国科学院研究员。同年，他与已经发表了《数学原理》第一卷（1903年）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开始合作撰写有名的《数学原理》一书，用了八九年时间才得以完成。罗素起初是怀特海的学生，后来他们成为同事和朋友。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他们分享了各自的智慧。罗素是怀特海在剑桥大学时期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们二人后来发现，他们在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基本观点并不相同，由于兴趣不同，他们的合作后来就自然地结束了。

1910年他辞去了在剑桥大学担任的最后一个高级讲师职位，迁往伦敦。从1911年到1914年，怀特海在伦敦大学附属学院担任讲师。他的《数学导论》就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从1914年到1924年，他在隶属于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担任不同教职，后来又在帝国科学技术学院（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担任教授。在这段时间的后几年里，他担任该大学科学系系主任、教务委员会主任以及校务会成员。在长达14年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中，处理伦敦大学各种问题的体验，改变了他对现代工业文明中高等教育的看法。那时，仍然流行对大学的作用持一种狭隘的观点。有牛津和剑桥的模式，还有德国的模式。人们对其他的模式都采取无知的蔑视态度。那些追求知识的工匠们、社会各阶层中渴求知识的活跃的青年人，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各种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是当时社会文明中的一种新的因素。但是当时的英国知识界却依然沉浸于过去。而伦敦大学在当时却是各种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的联合体，其目的是解决现代生活中人们面临的这个新问题。在那里，许多商人、

^① 怀特海：《教育的目的》，167页。



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以及行政管理部门的官员们，都把自己的全部或部分时间用来研究解决教育中出现的这个新问题，他们正在实现一种迫切需要的变革。正是这个有利于发挥个人潜能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这个阶段迫切需要的人们之间的爱、仁慈和鼓励，激发了怀特海的创造热情。在这期间，还由于受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现代科学发现在物理学领域乃至整个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影响，他陆续撰写和发表了科学哲学领域的三部重要著作——《自然知识原理》（1919年）、《自然的概念》（1920年）和《相对性原理》（1922年）。

伦敦大学时期是怀特海一生学术生涯和行政工作中最繁忙的时期。然而，作为以研究数学和逻辑成名的怀特海，却一直对哲学情有独钟，因而他在伦敦大学时期撰写了大量的哲学学术论文，并与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友谊。这为他后来应聘到美国哈佛大学讲授哲学奠定了基础。据资料显示，如果没有这些朋友的大力、反复推荐，哈佛大学不可能会聘任他来校作哲学讲座教授。因为当年哈佛大学哲学系主持系务工作的伍兹教授（J. H. Woods）为重振哈佛哲学系的雄风，正在广罗人才，当时很有名望的哲学家柏格森、罗素和杜威等都是他们欲延聘的对象。1920年3月10日，当伍兹给哈佛大学校长洛威尔（Lowell）提出欲聘怀特海为教授，主讲科学哲学时，洛威尔回答说此事务须缓缓进行，尽量不要作过多的许愿。而到1923年，生物化学家劳伦斯·亨德森（Lawrence J. Henderson）再次向校长洛威尔提出聘用怀特海。亨德森教授曾借用柏格森的话这样评价过怀特海：他是用英语写作的最优秀的哲学家。专门讨论科学哲学问题的“罗伊斯聚餐会”团体内的人都读过并喜欢怀特海的一些著作。他们一致强烈要求，哈佛应得到这样的人才。

因此，1924年，在怀特海63岁从伦敦大学教授职位退休时，怀特海意外地收到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的邀请函，请他前去主持哲学讲座，工作年限为五年。即将赋闲在家的怀特海，便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应聘。从此，掀开了他学术生涯的光辉一章，也是其一生最具

创造力的乐章。他后来写道：“我无法用语言来充分表达哈佛大学校方、我的同事、学生以及我的朋友们给予我的鼓励和帮助。他们对我妻子和我关怀备至。我出版的书中疏漏和错误一定不少，这完全由我个人负责。在此我大胆引用一句适合所有哲学著作的评论：哲学试图用有限的语言表述无穷的宇宙。”^①

我们知道，尽管怀特海曾经是大名鼎鼎的英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和数学家罗素的老师，也是慧眼识珠，教诲并提携罗素成才、成名的“伯乐”，又与罗素一起撰写了“标志着人类逻辑思维的空前进步，被称为永久性的伟大学术著作”的《数学原理》这本数学史上的大作，然而，他却没有像罗素那样在早年就红得发紫，经久不衰。与罗素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怀特海是名副其实的“大器晚成”，尤其是在哲学研究和著述方面，直到其 63 岁到哈佛大学哲学系以后，他才开始系统阐发其多年来逐渐形成、多次与学生和同行讨论、久已酝酿在胸的独特哲学思想，并且似乎是一发不可收拾，不顾有些人对其讲课风格的冷嘲热讽（例如，有人听了他的过程哲学讲座后，说他是“纯粹的柏格森主义者”，这在当时的美国哲学界无异于是骂人，是对他讲课内容的全盘否定），在讲演中把其深邃的过程哲学思想娓娓道来，并在讲演之后整理成著作出版，从而使人类的哲学思想宝库中有幸多了一份难得的哲学遗产。而且，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哈佛大学当初聘任他来的目的是想请他讲授科学哲学，结果他讲授的主要是与美国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分析哲学大相径庭的思辨形而上学。一开始听他讲课的人很多，后来越来越少，但哈佛大学一直宽容地让他讲下去。为此，世界哲学界、文化界和一切后辈学人应该感谢哈佛大学哲学系，以及哈佛大学自由宽容的学术研究氛围，否则，怀特海多年的哲学思考成果可能就失去了适当的面世场合和机遇。

在哈佛大学时期，是怀特海哲学创作最高产的时期。他的主要哲

^① 怀特海：《教育的目的》，178 页。



学著作大多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先是撰写了具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哲学著作《科学与近代世界》（1925年），这是他在哈佛大学分为八次讲授的洛威尔讲座的讲义，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继而，他利用应邀到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主持研究自然神学的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 1927—1928年），完成了这部形而上学的鸿篇巨制——《过程与实在》，1929年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接下来，他又把在布林·毛尔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商学院、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等地所作的讲演，整理为《观念的历险》一书，1933年仍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1934年，他撰写的《自然与生命》一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上一年度他在这所大学所作的讲演记录。这些讲演记录后来又收进《思想方式》（1938年）一书中。1936年，怀特海向阿特兰泰克月刊投稿《回忆》、《哈佛及其未来》，后来这些著述收进其《科学·哲学论集》（第三部）一书中出版。需要提及的是，在哈佛大学做教授的十多年间，由于他妻子的好客以及他本人善于与学生和朋友开展沙龙式的研讨，经常有大批学生、朋友和同事周末到他家做客，与他讨论和争论过程哲学等相关问题。据说，最多的一次参加讨论的人达到近百人。正是这些众多睿智头脑的反复碰撞，使得过程哲学的智慧火花越来越亮。

此外，顺便提一下，1932年怀特海在《观念的历险》一书序言中，将《科学与近代世界》、《过程与实在》和《观念的历险》三本著作的内容和关系作了评价，指出“每一本著作都可以分开来读，但它们之间则是相互补充、相互生发的”。这三本著作“都力图要表达理解事物性质的某种方式，都力图要指出那种方式是如何通过对人类经验各种变化的研究从而得到阐释的”。

1937年，怀特海从哈佛大学退休。此后，他仍然笔耕不辍直至其逝世，这十年左右的学术活动成果，均收入《科学·哲学论集》中，于1947年作为“纽约哲学”丛书之一公开发行。1947年12月30日，怀特海长眠于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享年86岁。

二、过程哲学的基本特征

在笔者看来，过程哲学有三个基本特征：

（一）过程哲学是一种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诸流派的新哲学

首先，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中的机械唯物主义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管不同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在具体观点上有何不同，他们在世界是由物质实体构成的这一根本观点上是完全相同的。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明确地批判所有本体论或实在论上的实体观，认为世界在本性上或本质上既不能归结为物质实体，也不能归结为精神实体。实体实在论或本体论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因为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任何存在要成为现实的，就是要成为一个过程。因此，怀特海过程哲学给我们描述的世界图景，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实体性的世界，而是一个不断生成、不断创新的动态过程世界。这样，过程哲学就从哲学本体论上回答了长期困扰西方哲学家乃至科学家（牛顿等人）的“第一推动力”或“不动的推动者”问题。

因此，怀特海明确地批判近代以来在西方哲学界和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认为这种所谓的“科学唯物主义”根本不能真正地说明世界的运动和变化，也不能说明世界上物质的东西与精神的东西的真正关系，更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类的经验、人类的灵魂何以产生、如何存在，尤其不能说明人类精神如何与物质的东西发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问题。而“说明什么是完全现实的和人类经验如何出现，是怀特海哲学的中心任务”（科布语）。我们通常所讲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唯心史观三大根本缺陷，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于坚持这种实体实在论或本体论所造成的。而怀特海对机械唯物主义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批判，对过程实在论的系统论



述，则使他的过程哲学与历史上所有这些实体实在论或本体论哲学区别开来。

其次，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也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唯心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实体实在论，只不过它坚持这种实体是精神或观念而已。在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看来，片面地以观念、精神、思维为本原，或者以精神实体、观念实体为根本实体来解释我们所面对的复杂世界，或者否认精神对物质的依赖性，认为观念、精神可以独立于物质的东西而存在，在根本上是十分错误的。如上所述，这样理解精神实体所遇到的理论困境，如同坚持物质实体论一样，根本无法说明物质的东西与精神的东西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而且在根本上也无法说明精神何以产生、何以能反作用于物质世界的问题。而在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看来，所有现实存在都既有物质极也有精神极。正因如此，宇宙才经过漫长的进化和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使地球上产生了“宇宙最美的精神花朵”——人类精神。否则，人类精神的出现就只能归于奇迹了。

再次，过程哲学还批判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二元论哲学，坚持物质与精神并非相互独立的两个实体，而是内在关联的，统一于现实的存在过程之中。我们知道，在多数现代哲学中，物质和精神一直被严格地区分。笛卡尔教导我们要对物质和精神进行不同的形而上学思考。在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看来，忽视物质和精神的这种本质区别将会哲学上误入歧途，但是应当把这种区别看作每一现实存在的两个方面，尤其是人类的任何活动中都存在着这两个方面，任何人类创造物也存在着这两个方面。当代西方哲学家波普把人类创造物中蕴含的精神内容称为“客观知识”或“客观精神”，这与怀特海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在现实的人类活动中，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能把物质和精神截然分开。因此，把物质和精神当作两种不同的互不相关的实体，这正是现代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二元论的根本缺陷。怀特海坚持每一现实存在或现实发生都包含着物质性和精神性，尤为重要的是不要忘记：灵

魂、精神、意识虽然不同于物质性的身体，但根据过程哲学来看，物质和精神之间根本不存在二元论所说的那种无法逾越的鸿沟。由此可见，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对于克服近代西方哲学中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对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且能够合理地解释我们现实的人类经验和人类创造物的基本特征，与我们通常对物质和精神的感受也是相一致的。

第四，过程哲学还批判了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片面性，强调经验与实在世界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我们知道，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分析哲学，以至美国哲学家怀特称西方哲学的现时代为“分析的时代”。然而，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只是片面地强调对语言、经验、逻辑、精神等进行分析，强调所谓“语言学转向”等，却从根本上忘掉了语言、经验、逻辑、精神等与实在的真实关系。用过程哲学的话说，分析哲学的主要缺陷是只探讨语言的本质，而不探究与之相关的经验的本质，不探讨人类经验与世界的关系等。这样，在它探讨分析哲学的过程中，就走向了忽视生活世界的极端。而脱离生活、远离世界的哲学肯定是片面的，它不能给我们提供相对合理的世界图景和世界观。哲学作为人类对世界的总体性认识，归根到底要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有所解释、有所理解，对现实的人类生活和社会实践活动有所指导和启迪，否则，只对世界进行片面的局部分析，把本来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万物构成的整体世界或有机的世界分析为互不相关的各种碎片，看不到世界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这种哲学一定是片面的因而是错误的，它不能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这个世界。怀特海明确地对语言分析哲学进行批判，指出对世界的哲学认识根本不能归结为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换言之，对世界的认识绝不可能只是一个把握世界的语言问题。尽管语言问题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构成世界的万事万物及其复杂关系在本质上并不能仅仅归结为语言。语言现象只是复杂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可见，怀特海过程哲学对分析哲学的批判，不仅是十分深刻的，也是极富启发性的，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当代西方分析哲学的作



用和局限具有重要的启示。

最后，过程哲学还批判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现象学。现象学运动是现代西方哲学中颇有影响的另一种哲学运动，在欧洲大陆哲学界具有较大影响。怀特海对现象学的根本理念进行了批评，指出其最主要的片面性在于：现象学家只关注现象，而把其他一切都悬置起来，因而他们至多达到了对现象领域的深刻洞见，而对现象所表现或反映的东西则予以悬置，存而不论，不能对它们达到本质性的认识。换言之，现象学的根本缺陷在于否定现象与现象所反映的实在之间的真正联系，使认识仅仅局限在现象层面。并且现象学还把现象理解为纯粹的直接给予的东西，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直接经验，或者直接呈现在意识中的东西。无疑，这些东西确实是现实世界的组成部分，我们的认识离开这些直接经验或直接呈现在意识中的东西，就不会有真正的认识结果。但是，如果把世界仅仅归结为这些直接呈现在意识中的东西，不承认这些东西的客观实在性，不承认现象之外还有实在，就很难真正地认识这个世界，也不能给现实的人提供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知识和真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在根本上不同于这种现象学见解。在《观念的历险》中，怀特海明确地指出，我们正确地根据一种基本的信念在生存，即在显现（或现象）与实在之间有真正的连续性。也就是说，怀特海坚持在现象与实在之间具有某种真正的关联。在过程哲学看来，如果仅仅承认现象，把现象与实在的关系悬置起来，进而把实在本身抛弃，根本不考察现象与实在的内在联系，这是现象学哲学存在的根本问题和缺陷所在。

自然科学和人类经验都告诉我们，现象只是实在的反映和显现，显现与被显现之物既存在着联系，也存在着区别。若把现象当作一切，一切科学研究都成为多余的东西了。真正的哲学和科学既要研究现象，也要研究本质和实在，更要研究现象与本质、实在之间的联系。否则，把现象当作一切，与把感觉经验当作一切的经验主义或感觉论没有本质的区别。即使把现象叫作客观现象，也不能改变问题的本质。